

(香港)林燕妮 著

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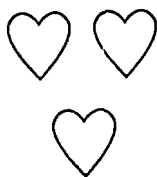
心

缘

远方出版社

筑心缘

林燕妮 著



1999 年 1 月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弋

封面设计:董 春

林燕妮作品集之:

筑 心 缘

作 者:林燕妮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

厂 址: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 字数:60 千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113-6/I·45

定 价:9.8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责任编辑:王 弋

封面设计:董 春

林燕妮作品集之:

筑 心 缘

作 者:林燕妮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

厂 址: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 字数:60 千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113-6/I·45

定 价:9.8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楔子

新竹少年法庭。

饶亭远法官双眉深蹙着，望着桌面上的起诉书和罪证报告，内心深处却凝聚着一份难以解释的复杂感触。

他迟疑地微微挪动身躯，强迫自己压抑下那份沉痛和惋惜的微妙情怀。

他是一个名闻遐迩的好法官，他不能让这份莫名其妙的妇人之仁破坏了他奉行铁面无私二十多年的原则。

下意识地，他清了清喉咙，面色凝肃的对着数十双关注集中的眼眸，忍着铅重般的心境，简单扼要的做出了最后的宣判和裁示。

当悲痛和赞赏的声音在法庭各个角落响起时，饶亭远法官惊异的发觉到那个始终闷不作声，年方十七岁的罪犯，居然是全场最镇定潇洒的一个人。

他对自己即将入狱，失去自由的恶运，似乎一点也不关心，那副事不关己，满不在乎的傲气，洒脱和沉着，着实令人瞠目。

当他被法警人员带出法庭收押拘禁时，他那张漂亮性格而傲气逼人的脸庞上，竟然还挂着一丝淡淡的、近乎嘲谑的微笑。

望着他那挺直倨傲的背影，饶亭远沉痛的心头不禁涌上了一份难以诠释的感情——

林燕妮作品集

除了怜惜和心痛之外,对于这个以杀人伤害罪嫌入狱的少年,他这个向来嫉恶如仇的法官,不知怎的,硬是无法将他和无药可救的不良少年画上等号。

虽然,他的确是个恶名昭彰,令人头痛,是非不断的问题人物。

但,他还是相信在那张倨傲不驯的面具下,仍有一张干净善良的脸,就像他的独生子小维一样——

他真的是如斯深信着“人性本善”的真理。

虽然,他曾经办理过无数件令人心寒、心悸、更令人发指的刑事伤害案件,却狂妄冷峻的脸孔。

那冷冷的、尖锐的、彷若笑尽天下、鄙夷人间的微笑,就像一个清晰刻骨的烙印,深深地嵌进了饶亭远法官的心版上。

A

饶见维刚套上西装外套，正抓着一一条蓝色斜纹领带准备套上脖子时，他那位对儿女永远有着倾泻不完精力的母亲大人朱碧雀，已端着一杯牛奶出现在他的房间门口了。

慈蔼微圆的脸庞上有着嗔怨及一份掩藏不住的母性情怀。

而她那种又怨又爱的眼神，正是饶家父子最招架不住的致命武器。

饶见维慌忙拉下领带，暗暗藏起苦不堪言的神情，带着千锤百炼过的微笑转向母亲，一脸无辜的解释着：“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急着换衣服赶到中正机场，所以……”

朱碧雀把牛奶搁在矮柜上，所谓知子莫若母，“我知道你急着赶去机场会心上人，而我这个更急着抱孙子的老太婆当然不会跟你一般见识了。”她犀利洞烛的笑道，兴味盎然地望着满脸窘涩的宝贝儿子，“不过，你接了人，可别你依我依地失了神，忘了家里还有两个望眼欲穿的老头子、老太婆。急着见未来的俏媳妇。”

饶见维见耳根都微微涨红了，“妈，我跟斯雨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你也未免太过于心急了吧！”

“心急？”朱碧雀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你这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不肖子，如果我不是那么倒楣只生了你这么一

林燕妮作品集

慢吞吞的浑小子，我老太婆何苦放着舒服闲适的日子不过，要来管你的婚姻大事？还落个自讨没趣的罪名？反正——以后没脸去地府见列祖列宗的人是你又不是我。”

饶见维哭笑不得的拱手讨饶了。“妈，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

朱碧雀斜睨了他一眼，迅速拿过他手中的领带，轻轻松松的几个手势，便帮他打理妥当，她满意的点点头，苦口婆心的劝道：“你别怪妈妈我唠叨多事，这感情的事，我可是过来人，机缘来时可是要懂得及时把握，幸福是不会乖乖会在那里等着你的。”

饶见维沉思的蹙起眉头，温文深邃的眼眸在金丝眼镜的反射中，透映出读书人那份深沉、儒雅的神采。

朱碧雀怜爱的拍拍他的肩膀，“乖儿子，你还愣在这里想什么？追女孩子可不是光想就会成功的，枉费你和裴斯雨在美国相处了那么久，居然不懂得掌握天时地利之便，把她给定下来，还任她留在美国攻读博士，真是活脱脱的呆头鹅一个，跟你老爷当年那穷追死赖的功夫比起来，可是逊毙了。”

饶见维扬扬眉，慢慢露出了斯文而略带调侃的笑容，“妈，我听见的版本好象跟你的有点出入哦！听老爸说，当年，他还弄不清楚到底要不要展开攻势追求你时，呃——你已经先按捺不住，眼明手快的将他一举擒获了。”

朱碧雀闻言，猝然气呼呼的变了脸色，但，她还没来得及发作之前，她已精确的捕捉到那抹在饶见维眼中一闪而逝的笑意，她又好气又好笑的伸手，轻戳了饶见维的额角一下，“你这个没良心的浑小子，居然敢跟妈妈我玩这种激将法的诡计！‘好家在’，我太了解你老爷了，他那个人是标准的怕老婆大丈夫的人，他才没胆在我背后放炮哩，虽然……”

“虽然，我说的都是实话。”饶见维趣意盎然的接口道。

朱碧雀恶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你这个没大没小，挑拨离间的小坏蛋，还敢跟我贫嘴抬杠！时间不早了，还不赶快出门，要是把我未来的宝贝媳妇给气跑了，小心我登报将你作废！”

饶见维笑意吟吟地伸手揽住了她的肩头，“登报作废，你舍得吗？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宝贝儿子，更是你和老爸精心杰作喔！”

朱碧雀失笑又受用的轻拧了他的鼻头一下，“精心杰作？你要真是我跟你爸的精心杰作，你就给我争气点，拿出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本事，把裴斯雨给我追到手，早点了结我的心事，别让我还没当祖母之前，就为了你这个不中用的笨儿子先白了头发。”

“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饶见维郑重的思索了一下，“斯雨和我都是那种温和、随缘、崇尚自然又小谨慎的人，对于感情，她更是比我含蓄持而内敛执着，我——虽然非常喜欢她，但，我更珍惜和她小心堆砌起来的这份情谊，我并不想因为过于积极的追求而冒险失去了她，或者吓坏了她，所以，我宁可压抑自己的感情，放缓步骤，和她维持着细水长流的感情，我想，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付出，等时机成熟自然可水到渠成，克竟全功！”

朱碧雀万般无奈的轻叹一口气，“好吧！你们两个人是蜗牛族的，喜欢玩这种磨磨蹭蹭的游戏，我老人家性子再急，也不能拿着枪杆逼你们提早进洞房，只希望等你们含蓄够了，终于清醒想结婚时，我不至于要拄着拐杖、戴着氧气罩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饶见维被她夸张又不失幽默的措辞给逗笑了，他笑嘻嘻的拥住朱碧雀的肩膀，“不会的，妈，你会福寿双全，健健康康活到一百岁的。”

林燕妮作品集

“才怪！”朱碧雀轻斥了一声，她半真半假的瞪了饶见维一眼，“有你这种闷骚、凡事慢半拍的儿子，我这个急惊风的老太婆能活到百岁，才是天下奇观呢！”

“妈，你……”饶见维开始词穷意绌，露出苦笑了。

“好了，你还在这蘑菇什么？还不赶快出门！”

饶见维正是求之不得，他如获至宝的轻吁了一口气，才刚跨出房门，转入厅前，朱碧雀已追了出来，下达另一道懿旨：

“见维，别忘了，把裴斯雨带回家吃饭，妈妈要为她接风洗尘。”

饶见维又蹙起眉头了，“这……”

朱碧雀颇为不满地睁大眼睛了，“这什么？你犹豫个什么劲？嫌妈妈我的手艺不够精巧，难登大雅之堂，还是——怕我这个恶婆婆粗俗可憎的面目，吓坏了你那含蓄矜持的裴斯雨小姐啊！”

“妈！”饶见维哭笑不得又手足无措的愣在原地，满脸祈求的望着朱碧雀。

怎奈，朱碧雀地视若无睹，反而装模作样的拿起听筒，自言自语的说道：

“中国时报的广告电话是几号？不知道会不会看在老爸爸这个老朋友的面上打个折扣给我？这种把儿子登报作废的讯息到底算广告，还是算新闻呢？”

饶见维见状，赶紧趋前抢下了听筒。“妈，我服了你可以不可以？”他满脸无奈的垮着肩苦笑道。

朱碧雀这才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姜还是老的辣，你不服我行吗？何况你是我生的？”她好整以暇的顿了顿，煞有其事地拍拍儿子的肩头，“别垂头丧气的，败给自己的老妈没什么好丢人的，妈妈我从明天开始罢工、罢食，直至我倒下去，提前去向你们饶家列祖列宗哭诉请罪为止。”

为了一睹宝贝儿子心上人的庐山真面目，她不惜抹黑自己的形象，巧用心思，在儿子面前扮演蛮不讲理，专断蛮横的恶母亲。

饶维目光闪了闪，在啼笑皆非之余，又不禁佩服起母亲犀利辛辣、唱作俱佳的好本事。他撇撇嘴，不疾不徐的打趣道：

“妈，人死入土为安，我们饶家的列祖列宗定上帝庇召，你就不要动不动就去打扰他们的清幽，再说，他们要是知道你是为了传宗接代，向儿子逼婚不成而舍命牺牲，他们一定会内疚得无法安宁，你又怎么忍心陷他们于不义呢？”

朱碧雀双手叉腰了，“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浑小子，居然敢把祖宗搬出来压我，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你是不是嫌妈妈我修养太好，不敢罚你面壁跪算盘啊？”

“不敢，那可是老爸的专利，我这个做儿子的岂敢掠人这美，抢了老爸享有三十年的特权？”饶见维笑意盎然的调侃道。

朱碧雀想继续板起脸孔教训儿子，怎奈，笑意早已失控的从喉咙深处窜了出来，并溢满了脸部每个角落。“你这个愈来愈没规矩的坏孩子，不赶快滚蛋，要是误了接裴斯雨的时间，小心我把你老爸的专利赏赐给你，看你还敢不敢跟我顶嘴，耍嘴皮子！”

饶见维故作瑟缩的往后退了一步，连忙摇摇头，“谢谢母亲大人你的厚爱，孩儿敬谢不这就脚底抹油，快马加鞭赶到机场把裴斯雨五花大绑，绑到她面前来，除了陪你吃饭，还让你从头到脚评头论足，顺便想象一下当婆婆的干瘾！”他慢条斯理、半真半假的揶揄着，临行之前，犹不忘慢吞吞的回过头来，笑意横生的补充了一句，“哦，妈，依你看，我需要买一个透视镜给你吗？或者，附带一个解剖刀？”

朱碧雀佯装生气的沉下脸来，恶声恶气的警告他：“你

林燕妮作品集

再这么出言不逊，没大没小的，我就用那副透视镜、手术刀来解剖你！”

饶见维立刻拉开门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而朱碧雀的脸庞却像变魔术般，立刻换上了满脸生动耀眼的光彩，她喜孜孜地暗自盘算种种良策巧计，必要时，她准备亲自下马，扮演媒婆穿针引线的角色。

因为，她这个准婆婆实在是等不及了，也看不惯儿子老牛拖车、细火慢燃的办事效率。



出国远赴异乡求学七年，再回到这块魂梦相依、充满思乡情怀的故土，裴斯雨沉静如水的心湖里不禁掀起了阵阵波动的涟漪，一双澄澈晶莹的黑眸亦难以自持地涌上一层朦胧的水雾。

和她共剪西窗、忧欢与共，整整分享了四年垃圾的同窗至友蒋咏宜可没她那么多愁善感。

只见她推着拖车，一双清露活泼、神采奕奕的大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贪婪的逡巡着机场大厅的一景一物，一花一草，好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对于周遭事物充满了高昂的兴趣和热爱。

“裴小姐，请你稍稍控制一下你那丰富的水龙头好吗？听说，台湾前两个月才闹水灾，我想，这里的同胞并不需要你这阵远从国外运送而回的滂沱大雨。”她嚼着口香糖呱呱地打趣道，一身俏丽师气的裤装，配上一张清秀灵巧、慧黠可爱的娃娃脸，让她整个人散发着妩媚清新又不失大方率真的风采。

她的美和裴斯雨恰巧成了鲜明而各具其趣的对比。

她美得可爱大方，明朗鲜艳，就像一朵热情洋溢，盛放娇媚的向日葵。而裴斯雨则美得十分古典雅致，颇有大家闺秀的含蓄端庄；除了细致秀气的五官、白皙赛雪的肌肤，

她最令人心仪神往之处，更在于那份不染纤尘、飘逸脱俗的气质，就像一朵清新高雅，而人寻味的百合，虽不以艳姿采丰取胜，便却更娉婷出众，灵秀清纯。

而她那矜持婉约，端庄儒雅的个性，更是让许多为其外貌惊艳不已的裙下忠臣心折不已，趋之若惊。

尽管，有无数的男性环绕在裴斯雨的身边，绞尽脑汁妄想取得她的青睐和钟情，但，了温文尔雅、玉树临风的饶见维，所有人都被摒弃在她的心门外，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对于饶见维这位学识渊博、品貌出色的学长，老实说，除了欣赏和相知相惜，趣味相投的好感之外，他们是不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还有待观察，更有待进一步的接触和培养。

对于爱情，她仍然是青涩懵懂的，有着大家闺秀的严谨和保守。

她向往细水长流，相知相许的两情世界。但，对于罗密欧、茱丽叶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生死不渝的爱情，她却是抱持着存疑观望的态度。她认为那种痴狂如火的爱情是梦幻世界的一则神话，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考验与琢磨的，再者，那种呕心沥血的爱情也太恐怖，太极端激烈了，绝非是她这种温文如水的平凡小女子所能承担消受的。

所以，她宁缺勿滥地为自己筑起一道感情的围墙，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安全距离，不让感性纤细的心被爱情那层缤纷美丽的糖给蛊惑了，继而造成一辈子永难痊愈的创痛和遗憾。

诚如多情葬花而含恨别世的林黛玉，更加她那生性浪漫、敢爱敢恨，却遇人不淑、历尽沧桑的大姊。

爱情就偈刀口上的蜜，隐藏着足以致命的吸引力及杀伤力，更可以让人陷于生不如死的炼狱中而永世不得超生。

林燕妮作品集

综观古今情史，乃至现实生活周遭朋友的亲身经历，裴斯雨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更是产生了一股近乡情更怯的疑虑和胆寒。

这也是她迟迟不敢和饶见维有进一步发展之因。

虽然，他的风度翩翩、温文体贴。以及丰富的学识涵养，是那么的让人心动而难以抗拒。

就让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吧！

如果出类拔萃的饶见维是她感情世界中的真命天子，老天爷自会有巧妙的，不用她辗转思量而苦恼挂碍。

老实说，如果不是有鉴于台湾特殊教育专业人才的缺乏和推展无力，她这个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的异乡游子，不见得有这个勇气毅然收拾行囊，决定返国定居，为台湾的教育事业奉献一己之力。

当然，饶见维的鼓励与蒋咏宜的推波助澜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而蒋咏宜这个思想新潮、作风前卫、穿着大胆的小妮子更是标准的管家婆，特别是关于裴斯雨的感情生活，她格外有兴趣插手，没事老以她的爱情顾问自居，弄得裴斯雨啼笑皆非，不胜苦恼，更整得那些爱慕裴斯雨的追求者抱头鼠窜，叫苦连天。

唯一幸免于难，甚至让她好礼相待的幸运儿是饶见维。而饶见维能蒙其恩宠，刮目相看的原因，讲起来还真是有些荒谬好笑。原来，蒋咏宜是普林斯敦大学中玩西洋棋的个中好手，更是掌上电动玩具的功夫皇后。

几年来，她打遍整个校园，可谓是战果辉煌、风光十足。孰料，碰上饶见维这个资讯系的“书呆助教”，却被杀得连连吃鳖，溃不成军。

他不但精通西洋棋、桥牌，电动玩具更是打得炉火纯青，无懈可击。

蒋咏宜这个刁钻高傲的小妮子在屡战屡败，无计可施之余，也不得不拉下身段，甘拜下风，输得心服口服。

从此，对于饶见维这个气宇轩昂。下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文弱书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但不再从中阻挠他和裴斯雨的交往。甚至，还常常出馊主意，暗中制造机会，让他们有心灵沟通、月下谈天的独处时间。

这次裴斯雨放弃到手的绿卡及优厚的工作机会，拿定主意返国定居，她这个煞费苦心的俏红娘是最大的幕后功臣。

所以，她义不容辞地整理行装，和裴斯雨双双搭机返国，更理所当然的守在大厅前等候饶见维的出现。一来向他讨个顺水人情，二来是替了盯牢裴斯雨，免得生性拘谨温婉的她会藉机推诿。破坏她极具巧思的安排。

但，千算万算，还是没想到飞机会提早降落，而通关作业竟是这般难得的顺利流畅，这下可好，她们提早落地了二十分钟，而饶见维这个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家伙还不见踪影，害她一边推着拖车，一边暗自着急，费心思索该怎样拖延时间，好让裴斯雨能在机场大厅多停留片刻。

所以，当裴斯雨眼中浮现着感慨万千的泪影时，她急中生智，赶忙抓住话题，乘机消遣裴斯雨感伤而丰沛的降雨量，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

裴斯雨眨眨眼，深吸了一口气，对于自己那感性脆弱的表现也颇觉得羞赧汗颜。

她轻轻牵动嘴角，若有所思的叹道：

“站在这里，我突然有恍然若梦的感觉，好象一只流浪天涯的孤雁，终于停泊了漫游的小脚，回到了温暖而安全的窝，有着说不出的踏实，说不出的感动，说不出的酸楚……”

蒋咏宜俏皮的皱皱子，“是吗？我怎么都没有这种感觉

林燕妮作品集

呢？是我太冷血麻木，还是你太感情用事了？”

裴斯雨娇嗔地白了她一眼，巧笑嫣然的揶揄她，“你不是冷血麻木，而是你感情太丰富了，忙得分身乏术，当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细品味这份故土的深刻情怀罗。”

蒋咏宜的脸颊没来由的涨红了，她杏眼圆睁地昂起下巴抗议了。“喂喂喂！裴斯雨，裴大小姐，你说这种话不怕闪了舌头，引起全世界善良人士的公愤吗？”她龇牙咧嘴的表情实在既夸张又逗趣可爱。“如果不是我鸡婆，替你打发那位多嘴多舌、多金多肉的餐饮小开，你裴大小姐上了飞机，还能那么老神在在的闭目养神，作你的春秋大梦吗？”

裴斯雨眼中的笑决心更深了，“哦？照你这样说，我倒是得好好感谢你替我下地狱，挡住一切灾难罗？”

蒋咏宜大言不惭的猛点头，“那当然，你忘了我是地藏王菩萨的忠实信徒吗？”她雯得脸不红，气不喘，“我不帮你入地狱，谁帮人入地狱呢？”

裴斯雨摇头失笑了，“依我看，你在地狱里还玩得满愉快忘我的嘛！若非时间有限，你大小姐大概还舍不得下飞机和那‘多先生’Say Good-bye 呢！”

蒋咏宜被她挖苦得连耳根灼热成一片，“我……我哪有？我只是……”她期期艾艾的急着为自己打台阶下，所幸，姗姗来迟饶见维终于拣在这微妙一刻，现身站在她们面前了。

“对不起，我在泰山收费站碰上车祸，车子塞了大约半个钟头，让你们久等了，真不好意思。”他绽出了斯文的一笑，翩翩有礼的道歉着，一双温柔多情的黑眸却不时停驻在裴斯雨柔美动人的脸庞上。

对于他的乍然到来，裴斯雨一时理不清自己此刻的心境，分别了两年多，对于她和饶见维靠着鱼雁往返维系下来的这份感情，她并不敢抱着过多的期盼和憧憬。

因为时间、空间往往是考验真情的最大魔障。

如今，接触到他那双比满天繁星还要璀璨晶莹的眸光，望见那里头所蕴藏的款款柔情，她的心弦来由的轻颤了一下，一抹温馨甜蜜的悸动也顺着羞涩的心头，慢慢染透了她嫣红的双颊，她低眉敛眼的望着自己的鞋尖，轻轻柔柔的淡笑道：

“我不是写信叫你不要来接机吗？”

饶见维神闲气定的帮她提过行李，还来不及开口表达意见，不甘寂寞的蒋咏宜已抢着插花了。

“这种可以献殷勤，拍马屁的机会，呆子才会错过哩！”她颇有深意地瞥了饶见维一眼，“何况，咱们饶书呆经过我在美国那两年来的调教薰陶，已经不是那种不解风情、光说不练的呆头鹅了，对不对？”她表情丰富地扬着肩，噘着嘴努向了只笑不语的饶见维。

裴斯雨对蒋咏宜的古灵精怪早就司空见惯了，她红着脸对正准备将她的行李箱放进后车座的饶见维说：“饶大哥，谢谢你特意来接机，我已经在来来大饭店订了房间，等会能不能麻烦你直接送我到饭店？”

饶见维愣了一下，还来不及做任何表示，蒋咏宜又忙不迭地急着一阵抢白，“好啊！我们就先到饭店 Checkin，然后就在来来大饭店用晚餐，由饶书呆做东请客，尽尽地主之谊。”

裴斯雨又好气又好笑地轻睨了她一眼，“咏宜，人家饶大哥不辞劳苦，刻意开车来接我们，你不感谢他也就罢了，怎么还好意思得寸进尺，敲起他的竹杠来着？”她振振有辞时数落着。

“没关系，我很乐意被你们敲竹杠，可是，今晚想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你们两位的人是我妈，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们务必出席赏光，救我一命。”饶见维意味深长的淡笑道。